

面對兩眼紅腫、滿臉悲傷的陳潔如，蔣介石感到心痛。眼前的這個女人給了他太多，為了他，這個女人把自己的精神與肉體毫無保留地奉獻出來，黃埔學生甚至把她稱為「黃埔之母」。可是，為了統一中國之大業，實現自己宏大抱負，不得不委屈她。

在與陳潔如談話之前，蔣介石與二兄張靜江交換了意見，一致認為與宋家結親就是一樁交易，如果沒有這交易，往下的一切都可能成為泡影。雖然在軍事上所向披靡，可他們心裡都明白，就目前情況看，二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無法更改，這就意味著人家有權隨時解除總司令的職務。一旦被武漢國民政府「合法」解除職務，恐怕連嫡系部隊——第一軍都會動搖。想要翻盤，必須完成幾件大事：

一、快速攻占上海與南京。廣州已經赤化，武漢也被赤化。鮑羅廷的屁股是坐在左派共產黨那邊的，唐生智亦虎視眈眈要做老大。拿下上海與南京，不僅可以擁有一塊還比較「乾淨」的地盤，同時還能打通一條財路。

二、快速使自己重新成為合法的國民黨領袖，這是政治需

要。如果不能合法控制國民黨，一切都將受到掣肘並顧此失彼。這件事不能指望武漢的那些左派，需要另起爐灶。

三、加快「清黨」。欲使國民黨分裂的惟共產黨，此次「迎汪復職」就是共產黨在興風作浪、推波助瀾。雖然陳獨秀表示「迎汪」是為了蔣汪合作，不是迎汪倒蔣，可三中全會的決議案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共產黨要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然後各個擊破。小小的共產黨隱藏於國民黨機構中，他們在迅速組織和發展，使國民黨變質。這種情況絕不允許繼續存在下去。

此三件事關政治與軍事的大事要想辦好，就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金錢。蔣介石已經領教了宋子文扣押軍餉，加之又與鮑羅廷翻臉，不大可能從蘇俄那裡取得援助。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目前只有一個：與宋家聯姻。蔣介石清楚，沒有更多時間讓他去尋找其他的辦法。

與張靜江商量的結果是說服陳潔如出洋，二兄的女兒陪同前往。理由是將來的政府需要合格人才來管理，而美國的大學是培養合格人才最佳之處。蔣介石向陳潔如端出這個結果，並給出了時間表：五年。這也是他給二兄的私下承諾，畢竟陳潔如是二兄從中擔保，才嫁給蔣介石的。

陳潔如哽咽地說：「誰道愛情是可以買賣的交易？你曾經要切斷自己的一根手指，以證明你愛我的誠心，你還記得你在溪口龍脈上的誓言嗎？」

面對陳潔如的詰問，蔣介石啞然。他深受中國傳統教育，對「仁義禮智信」看得很重，只能委婉地答道：「我還沒有答應宋靄齡什麼，我要先同你談。不過，如果你不能幫助我，中國則不會有統一，我也將被迫死去。」

陳潔如流著淚含怒地說：「如果我同意離開，那只是為了中國的統一，而不是為了你，也不是為了宋家。」

三月十七日，蔣介石獨自離開南昌去九江。

白崇禧的部隊已突破了松江防線，接近上海南郊的龍華，何應欽也已沿太湖東西兩側向北推進，切斷滬寧鐵路。孫傳芳殘部和華庶澄的魯軍已無退路；程潛的江右軍和李宗仁的江左軍進攻南京方向順利；吳佩孚大勢已去，沒有了作戰能力。在這種態勢下，該是總司令出馬靠前指揮的時候了。

從江西前往南京、上海的鐵路因北伐軍進攻和鐵路工人罷工而遭破壞，最便捷的方式是從長江走水路。在九江，已有三艘軍艦泊在碼頭等候蔣介石。

三天前，北洋政府的海軍總司令楊樹莊通電，率海軍官兵歸附國民革命軍，海軍各艦全部易幟。程潛得到海軍援助後，更是如虎添翼，直撲南京。而楚同、楚謙、楚有三艦溯江而上，到九江負責護送蔣介石。

這三艘軍艦都是當年由湖廣總督張之洞向日本神戶川崎造船廠訂造的淺水炮艦，故以「楚」字號命名。楚同、楚有艦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下水那年，愛新覺羅·溥儀出生在北京什剎海。楚謙艦晚一年下水，「楚」字號軍艦共有六艘，每艘造價三十九萬三千兩百五十八兩白銀。

離開南昌前，蔣介石交給陳潔如兩封信，說：「你看過後交阿順寄出。這是公事，不牽涉愛情之事。我只是想讓你知道一切，請不要生我的氣。」

蔣介石走後，陳潔如開始看信。一封是「致孔祥熙夫人函」，一封是「致宋美齡女士函」。陳潔如的手在顫抖，她不想看，可又不得不看。

給宋靄齡的信中，蔣邀請他們全家到廬山居住，並要他們不要留在漢口。告之以後可每週派專差送信件。

給宋美齡的信中，除了告之蔣的行蹤外，還請求宋美齡贈一幀近照，說待收到她的信後，將上前線，一副壯士纏綿的樣子。

讓陳潔如傷心的是，信中竟然有這樣的文字：「你因為我仍在江西，不便來與我晤面（由於我的妻子）。但我今已離開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種令你不安的疑慮。」

陳潔如決定先回上海娘家。自此，這個女人開始淡出國內公眾的視野，甚至在蔣介石的日記中也鮮見她的蹤影。但在五個多月後，因「蔣夫人」的名頭，她有過短暫轟動美國的經歷。

蔣介石帶著兩個二十七歲的青年人陳立夫、溫建剛，和兩個三十八歲的中年人楊虎、葛敬恩及隨員在九江登上楚同艦。

陳立夫的二叔便是蔣介石的革命領路人陳其美（字英士），他與哥哥陳果夫一直跟著蔣介石，是心腹之人，此刻他是秘書處機要科長；安徽人楊虎，行武出身，是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

幹過孫中山的衛士隊長；葛敬恩是浙江人總司令部參謀處長，日本陸軍大學畢業，也是行武出身，是黃郛的同學好友，在蔣堅邀之下，到廣州參加策劃北伐戰事；溫建剛是廣東人，黃埔的老人，多次隨蔣介石出征，此次北伐，他任總司令部副官，與同年老友陳立夫最為投契。

蔣介石已打定主意要「清黨」，只是尚無號召全國的政治資本，也未想好何時動手，但這並不妨礙他開始行動。贛州的陳贊賢事件，他暗藏殺機，壓住未查辦。此次離開南昌，便要求立夫等人先拿南昌、九江兩地的國民黨部開刀，試試刀鋒。這些黨部名為國民黨，實為共產黨。

同時，在幾天前簽發了一道給在南昌城郊牛行火車站的駐軍、第三軍第三師二十六團團長李明揚的急電，命令他立即逮捕二十六團黨代表王爾琢等十四人，理由是這些人圖謀不軌、危害軍事。他的急電越過了第二軍軍長朱培德，直達二十六團。奇怪的是，李明揚回電說，王爾琢等人已先聽到風聲，不知去向了。

蔣介石問楊虎：「你看李明揚說的是實話嗎？」

楊虎不置可否地答：「王爾琢能打仗，幫過李明揚不少忙。」

蔣介石遺憾地說：「不能為我所用，那就要防微杜漸。唉，在黃埔一期的學員中，王爾琢是我看重的。」

蔣介石並不知道，李明揚接到急電後，馬上給王爾琢等人發了兩百塊大洋，讓他們趕快離開。後王爾琢協助朱培德將在南昌暴動的隊伍從廣東北上湖南，最終與毛澤東會師井岡山，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大功。

還有一件讓蔣介石煩心的事，他派自己的秘書長李仲公去武漢秘密策反賀龍，目的是動搖武漢政府的軍事。賀龍是靠個人能力殺出一條血路的將領，他的獨立十五師一萬多人大多是子弟兵。如果他在漢口扯出援蔣大旗，對鮑羅廷絕對是個大大的打擊。可事與願違，賀鬍子居然公開逮捕李仲公，還送到唐生智那裡去了。這個事情該如何處理？

葛敬恩來向蔣介石報告：「張學良已占領鄭州，吳佩孚退守洛陽。」

自去年，吳佩孚在湖北汀泗橋一戰而敗，孫傳芳也敗出江西，這兩個軍閥已不足懼。麻煩的是北方奉系趁長江中下游激戰正酣，打著「援吳討赤」的旗號，沿京漢線一路南下，實則也想痛打吳佩孚這條落水狗。此刻的奉軍在北方是實力最強的軍隊。

北伐的終極目標是拿下北京，統一中國。所以當張作霖的奉軍南下時，蔣介石時刻關心中原戰況。聽到葛敬恩報告後，他不由冷笑一聲：「預料之中。在張學良的十萬虎狼之師面前，孚威上將沒有還手之力是正常的。他現在真正是蓬萊秀才遇到兵。當年直皖戰爭，他攻進北京，卻只落落腳，捨名利而不取。今天呢？年輕的少帥可不會僅僅在河南落落腳。」

溫建剛說：「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吳子玉（佩孚）的照片上了美國的《時代》雜誌封面，是中國第一個亮相《時代》的人。」

蔣介石反問道：「結果怎麼樣？不到一個月，馮煥章（馮玉祥）反戈一擊，直系就此轉入頹勢。他吳大帥被我們趕出湖北，也是理所當然。」

陳果夫說：「前不久吳子玉寫了首詩，很有感慨：『天落淚時人落淚，哭聲高處歌聲高。』」

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爾曹。」這位聯軍總司令是貓哭老鼠。」

蔣介石擺擺手說：「吳子玉還是比較特別的軍閥。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南北大戰，他任北軍第三師中將師長，打下長沙、占領衡陽後，卻突然罷兵共和，要不然，廣州大本營將會遇到更大的麻煩。好了，不說他了。」他對葛敬恩說：「奉軍來者不善，要密切注意。那個馮煥章的國民聯軍有什麼動靜？」葛敬恩說：「尚不見動靜，但據說武漢方面在與他頻繁接觸。」

蔣介石一聽「武漢」二字，便憤怒地說：「又是鮑羅廷之流吧。去年馮玉祥到了蘇俄，收穫不小，蘇俄人對他很慷慨。但願他是真的革命派，不會再搞什麼臨陣倒戈的事了。」

在蔣介石的心中有一本帳，在沒有絕對把握贏得戰爭前，李宗仁的桂系與馮玉祥的聯軍都是要不惜代價拉攏的。拿下上海與南京要靠桂系，而再往北打，就要靠馮煥章了，一定不能讓他鑽進鮑羅廷的圈套。如果他與唐生智一樣，那我蔣中正的日子便不好過。如何才能與馮玉祥交好？這是近一個月來他在心中常思考的問題。最好能盡快見面，只要見了面，就有把握說服他自己站在一邊。

陳立夫問：「校長，九江黨部如何處置？」蔣介石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說：「怎麼，還需要我講？南昌黨部不是解散了嗎！」

陳立夫心領神會地點點頭，道：「我曉得了。校長放心，我一定處理好。」

蔣介石補充道：「我們一路東去，所到之處都照此辦理。李仲公的情況有消息嗎？」

陳立夫答道：「李秘書長跟鄧演達一起工作過。現在鄧在武昌勢力很大，我們已經通過關

係把李秘書長的情況告訴他，相信他會出手援救。」

蔣介石點點頭，喃喃自語：「擇生會給仲公說情的。可是這位『矛盾先生』為何要拒絕我的邀請呢？看來共產黨還是真有一套。」他默念起李仲公去年為北伐出征寫的宣言：「本黨為民請命，為國除奸，成敗利鈍，在所不顧，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蔣介石再次對陳立夫說：「凡是變相被共產黨操縱的國民黨黨部，一律要解散，以免後患。在國民革命軍裡的政治工作者也要特別注意，共產黨在這些人裡的比例很大，不可大意。」

很快國民黨九江市黨部和九江市縣工會同時被搗毀，陳立夫和楊虎都沒出面，而是花錢辦成了這件事。楊虎找到九江支持蔣介石的黨員，用錢雇用一批人突然襲擊。在蔣介石還沒有資格取締這類黨部和工會的情況下，這種非常手段不失為好方法。

取得經驗之後，陳立夫決定在離開江西的第一個目的地——安慶，實施更加激烈的行動。三月二十日，蔣介石的軍艦到達安慶。他所以要在這裡停留幾天，是必須與一個重要人物拉近關係，此人就是北伐軍第七軍軍長桂系李宗仁。

兩年前的夏天，同為廣西陸軍小學同學的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廣西的青年領袖，在擊敗舊軍閥沈鴻英、擊退雲南軍閥後，令人難以想像地統一了廣西。從小立志養鴨子的李宗仁成了八桂大地的新主宰者，他文化不高，卻極有眼光，積極響應北伐。在廣州與蔣介石見面後，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並最先打響北伐的槍聲，幾乎沒有吃過敗仗，獲得了「北伐鋼軍」之

稱號。

關於號稱「雜牌中的王牌」的廣西兵是出了名的能打仗，在中國軍界有「廣西狼兵雄天下」的美譽，連湘軍的創立者曾國藩都忌憚廣西兵，而曾滌生又恰是蔣介石的人格偶像。

為了拉攏「猛如老虎惡如狼」的桂軍頭子李德齡，蔣介石可謂挖空心思，先是與其結拜兄弟，然後又特意把他親密無間的白崇禧任命為國民革命軍副總參謀長、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此刻，上海就已成白崇禧的囊中之物。蔣介石不敢掉以輕心，他明白李宗仁一定也是鮑羅廷拉攏的對象，於是決定送給號稱桂系的「李白」二人各一份大禮，委任李宗仁為安徽省主席，委任白崇禧為上海淞滬衛戍司令；這兩大禮物不會不打動他們。而按新的國民黨中央格局，蔣介石並沒有權力做這兩件事，但他已在心中把所謂的武漢政府拋棄了。

安慶位於長江下游北岸，是安徽的省會（一九五二年，合肥已成為安徽省會），有「萬里長江此封喉，吳楚分疆第一州」的美稱。中國第一台蒸汽機、第一艘輪船、第一艘輪船都在這裡誕生。

當軍艦靠近碼頭時，蔣介石有些感慨地對陳立夫說：「你知道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總理在北京主持成立中國國民黨，雖然成立大會是在湖廣會館舉行，但是同盟會等五個政黨決定合併，成立國民黨的地點卻是在安慶會館。」

陳立夫忙附和說：「校長記憶力真好。」

蔣介石接著說：「安慶是個重要的城市，也是長江下游的第一個省會城市。這裡出了不少人才，共產黨裡的陳獨秀就是此地人。」他看了陳立夫一眼，意味深長地說：「要注意此地的黨部情況。李德鄰前天就到了，我要同他商量許多重要事體，小事就不要來找我。」

陳立夫點頭道：「校長放心。」

蔣介石與李宗仁剛見面，李就說出了鮑羅廷派郭沫若等人來拉攏他的事。李宗仁說：「他們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委任我以第七軍軍長的身分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但我以政治非我所長為理由拒絕了。」

蔣介石心裡一驚，自己的猜測果然沒錯，幸好去年已與他結為兄弟。一想到這事，腦海裡閃現出另外一個人：陳潔如。給李宗仁的紅紙蘭譜上寫的「誼曰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繫之」後，還有「妻陳潔如問候」的字樣。阿順傳話來，講伊已打包要回上海了。唉，原諒我，我的愛妻。

李宗仁問：「總司令夫人沒有一同前來？」

蔣介石且內心尷尬，面上卻絲毫無異樣，說道：「戰事愈來愈緊，她暫時回上海。」蔣介石不想順著這個話題往下說，立刻轉移話鋒：「德鄰啊，你不高興武漢方面的作風，不接受他們的任命，無可厚非。但是，我已決定由你來做安徽的主席，我看你最合適。只是當前戰事緊，你不能分身，可以先找個人暫行代理。」

他料定李宗仁是樂意接受的，但同時也會假惺惺，乾脆一竿子到底，根本不給李宗仁拒絕的機會，直接授權安徽全境可以由他李德鄰自由支配。幾千年前，姜子牙為武王手下驍將，滅殷後也不過是得到山東的一部分。現在戰事沒有結束，他就得到了安徽，而廣西依舊是他的地盤，我蔣中正夠對得起這位義弟了。

在蔣介石的堅持下，李宗仁接受了委任。他心中也明白，這是手中的槍桿子換來的。見李宗仁就範了，蔣介石高興地說：「德鄰現在是主人，如何盡地主之誼呀？」李宗仁大笑道：「兄長是總司令，小弟乃區區一軍長，安徽省也是在民國之下。我當盡全力助兄長完成總理的革命大業，安慶已準備好了市民大會，歡迎兄長。」他降低了聲音說：「另外，長江的鮒魚開始回游，這種魚補虛勞，快胃氣，清熱解毒，很有營養，也已經給兄長準備好了。」

蔣介石對吃從來就不講究，但面對李宗仁的好意，他高興地表示感謝。同時在心裡呼出一口氣，說服了李宗仁，就等於為接下來要做一系列大事的成功加上了重重的砝碼。

陳立夫一到安慶立刻行動，先展開調查，結果發現此地的黨部與南昌九江一樣，口口聲聲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卻支持農民做了大量過激的事。只是很難區分他們當中誰是共產黨？誰是國民黨？而且楊虎是安徽人，對在家鄉打打殺殺有些猶豫。

陳立夫認為，這次行動很可能是北伐軍第一次與共產黨發生正面衝突。他清楚，比這更大的衝突遲早要發生。從總司令的一系列講話和張靜江已去杭州聯絡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的情況看，

蔣正在下決心之中。這個時候所有反共產黨的行為都可以成為試紙範本，一舉兩得。一是試試共產黨的態度，二是累積經驗。一次比一次升級，就是為了高潮的到來。

陳立夫出了個主意，利用另外一個組織與現有的組織對比，便能分清誰是共產黨。

楊虎同意了。他知道總司令在南昌與杜月笙商妥在上海成立中華共進會，這個組織就是與上海共產黨把持的工會形成對立面的，按總司令的思路走不會錯。於是他通過老關係，找到安徽省總工會的委員長舒老四和他領導的組織，這個又被稱為「魯班閣木瓦鋸石工會」的組織以青幫、工頭為主，他們的糾察隊是專職脫產的，最重要的是他們與安徽全省總工會籌備處是對著幹的。經過調查，安徽全省總工會委員長舒傳賢與正在安慶的鮑羅廷代表郭沫若來往密切，顯示出他們與武漢政府是一致的。這正是總司令要「肅清」的。

為保障起見，楊虎還找到了剛剛成立的安徽省農民協會姚乃軒、姚覺吾等人，拉攏他們與魯班閣會合作。按照九江的經驗，楊虎給予了這兩個組織活動經費，並承諾如果在衝突中有傷亡，則由北伐軍補貼一百至一千五百元的撫恤金。

可陳楊二人布置的行動尚未開始，安徽省國民黨執行黨部就在三月二十一日下令解散魯班閣工會，這讓楊虎等措手不及。與陳立夫商量，決定演一齣戲，讓舒老四等人直接去找蔣介石請願。

誰知舒老四剛請願出來，便與安徽省總工會的人打起來了。郭沫若為此氣勢洶洶地闖進蔣介石的臨時辦公室，指出必須解散魯班閣工會。

蔣介石知道這個郭沫若與鄧演達、鮑羅廷的關係密切，並未立刻拒絕他，而是用警告口氣對在場的楊虎說：「你以後對於民眾團體的態度，且要不偏不倚才好。」

讓楊虎意想不到的，這次小衝突激發起魯班閣工會和省農民協會的更大不滿，他們更加願意追隨楊虎了。

陳立夫確定了行動的日期：三月二十三日。這一天，安慶市要召開「歡迎蔣總司令市民大會」。

到達安慶的這幾天，蔣介石心情極度不好。先是從上海傳來消息，共產黨帶領工人又在搞武裝暴動。他們趁張宗昌的部下華庶澄立足未穩，所率三千魯軍軍心渙散之際，打著北伐軍的旗號，居然僅用一天就打敗了華庶澄。這把之前蔣介石悄悄預定和平解決上海的軍事部署全部打亂了，華庶澄起義不成，已逃了。

讓蔣介石震驚的是，上海工人這次暴動，事先他完全不知道，更別說同意。他們打著北伐軍的旗號，卻沒有把他這個北伐軍總司令放在眼裡，這件事再次引起他高度警覺。如果上海出現了武漢的情景，那所有預案都將是紙上談兵，後果不堪設想。對於上海和南京兩地，他必須做到：第一，只能由他說了算；第二，如果與共產黨分裂，就將失去蘇俄的援助，那麼他除了打通江浙金融界外，還必須有其他外援，所以租界的格局不能破壞；第三，要盡快穩定這兩地局勢，讓兩地惶惶的人心重新歸依到他掌握的政權中來。

為了做到這三點，他立刻命令白崇禧火速進入上海，以控制整體局勢。到二十二日，他的

嫡系第一軍第一師在薛岳率領下已占領上海，並正在肅清華庶澄的北軍殘部。

雖然上海沒費吹灰之力就已在兩萬多北伐軍的控制之下，但卻在共產黨的策劃下搶先召開上海市民大會，成立了臨時政府，鈕永建、白崇禧、虞洽卿、王曉籟、任壽華、楊杏佛、顧順章等十九人被推舉為政府委員。

蔣介石心嘆道：白、虞、王糊塗啊。在九江，我同王曉籟說得清清楚楚，可他還是去當這個委員，大概他們都被共產黨蒙在鼓裡。可以斷定，武漢政府會承認這個臨時政府的，因為正中他們的下懷，但卻對我蔣中正大大不利，看來共產黨是非逼我動手不可。如果不採取措施，我所占領的地區恐怕很快就會落入武漢政府手中，這是絕對不可以的。也不知道二兄是否已到上海？他最明白我的心思，如果要與共產黨分手，必須要有合法名義。三中全會他們說開就開，我在上海也可以召開類似的全會，二兄此行便是為此做準備。

三月二十三日，一身戎裝的蔣介石在安慶黃花操場出席萬人大會，大會的主題是歡迎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在主持人一番褒獎之後，蔣介石神情嚴肅地發表了演講，他在演講中不客氣地指責「安徽工作無成績」，這是因為他發現目前的安徽省、市黨部都只聽令於武漢。就在昨天，這些人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召開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那個負責準備的秀才光明甫很囂張，這樣不合作的黨部不成立也罷。

演講結束後，蔣介石回到楚同號軍艦，楊虎下令行動。舒老四很快搗毀了安徽省、安慶市黨部，全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婦女協會等地也被砸爛。行動傷了三十多人。

陳立夫很滿意這個結果，他把這次行動稱之為「我們第一次對共產黨發動正面衝突」。

軍艦沿江東下，向蕪湖方向開去。蔣介石給一、二、三軍發了一封內容相同的電報（告各軍將士致勝之道）。他覺得在已拿下上海、正進攻南京之際，有必要告誡各軍一些事情，為接下來更大的事做準備。那些大事可以不動軍力，但沒軍力就做不成那些事，在關鍵時刻必須保持自己在軍隊的權威性。

「我軍將士屢告奮勇，皆有滅此朝食之概，殊堪嘉尚。惟恐輕敵氣浮，不能強固，務望謹慎將事，切實省察：精神有否團結？械彈有否節省？紀律有否嚴明？交通有否設備？衛生如何？民情洽否……本軍歷來致勝之道，其要者不外數端：一在實行主義，所以不惜犧牲；二在愛護人民，所以不貪私利；三在施行連坐法，所以上下團結，能以一當百，戰無不勝也。當此革命危急存亡之時，更須記此要端，勿稍疏懈，以保障我軍長勝之名，完成革命使命，以慰總理與陣亡諸將士在天之靈也。」

當這封電報發往三軍之時，幾個重要的南方城市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武漢，國民政府新當選的委員在漢口南洋大樓宣誓就職，林祖涵（林伯渠）代表國民黨中央黨部致詞，武漢國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這位早年加入同盟會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湖南人，二十二年後，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海，張靜江已約邵元沖、蔡元培、蔣夢麟從杭州到上

海，與白崇禧、吳稚暉、黃郛等見面，商量「清黨」事宜，他們正考慮如何使蔣介石「清黨」合法化；南京，程潛指揮的江右軍沒有按蔣介石的攻城要求辦，提前突進了南京城。

這一天，蔣介石達到了蕪湖，他在下午得知南京城內發生了大事。這件大事不是他希望看到的，必須迅速平息。

三月二十三日夜至二十四日，程潛的北伐第六軍和魯滌平率領的第二軍向南京外圍直魯聯軍發起總攻。

蔣介石雖在三月十五日下達北伐軍十日內攻占南京的命令，但他實際希望何應欽的東路軍能在這一役中成為主導，何應欽的第一軍第三師已經由無錫西進攻占了鎮江。於是要求程潛的江右軍「待東路軍到日配合行動，著即停止待命」。

可原本就在武漢政府與蔣介石之間搖擺的江右軍程總指揮沒執行這道命令，反而要求部隊加緊進攻。

二十三日，程潛親臨前線指揮攻城。此時的南京城已被團團包圍，到傍晚，第二軍第十九師自聚寶門首先攻入南京城，接著通濟門被攻破。第二軍副軍長魯滌平率軍奮勇攻城，拿下了重要的城防工事：洪武門。

關於南京的城內，民間有這樣的說法：「三山聚寶連通濟，洪武朝陽定太平。」意思是說，拿下洪武門就拿下了南京。

面對蜂擁而入的北伐軍，直魯聯軍的指揮官褚玉璞只得命令部隊突圍，退往浦口。

二十四日凌晨，北伐軍占領南京。接著，戰爭中的混亂出現了。據稱，衝進城內的士兵有組織地武裝襲擊搶劫了英、美、日領事館及外國教堂、學校、醫院、商店、住宅。英國領事受傷，亦有外國人被殺，還有外國婦女被姦，甚至傳說英國領事夫人被二十七名北伐軍士兵給強暴。

誰也不知道，在北伐軍進攻南京之前，停泊在南京長江江面的美、英、日軍艦已做好了戰鬥準備。按照預先商定的方案，美國海軍在南京城內美孚石油公司總經理霍巴特家裡安裝了信號設備，這裡可以居高臨下看到南京城內情況。

二十四日下午，有北伐軍士兵用槍指著美國駐南京領事戴維斯，要求他拿錢贖命，他下令請求江面軍艦提供援助。下午三點三十分，美海軍驅逐艦「諾亞」號率先向南京城內開炮，另一艘美海軍驅逐艦「普林斯頓」號和英巡洋艦「翡翠」號隨後也開炮，所有炮彈都落在了預定的目標，一百多發炮彈造成了北伐軍和平民死傷三十餘人，不少建築被毀壞，史稱「南京事件」。

得知消息後，蔣介石大驚，他知道如果不妥善處理將意味著什麼。

從一月上旬開始，英、日、美、法等國紛紛向上海增兵，如今僅黃埔江上就停有九十餘艘外國軍艦，各國軍隊已達兩萬多人。

面對南京被炮擊，蔣介石十分擔心北伐會因此功虧一簣。他對著溫建剛、葛敬恩等憤怒地罵到：「可惡，這是有人在攪渾水，要把列強拖入戰爭，繼而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命令葛

敬恩立刻給二、六軍發電，對犯有暴行者嚴懲不貸。同時電令白崇禧對他的部隊嚴加整飭，在上海絕不能發生類似事件。

陳立夫來報告訴說：程潛已入城，派出執法隊，就地處決了部分暴徒，還把城內的僑民護送到江岸登艦，南京秩序正在恢復正常。蔣介石冷笑一下說：「馬後炮。他們沒有把我的〈告各軍將士致勝之道〉放在眼裡，如果他們執行命令，會發生這樣的事嗎？要查，要徹查。搞清楚究竟是誰在背後搗亂。」

溫建剛報告說：「奇怪，在南京江面的日本軍艦沒有開炮。」

蔣介石眼睛一亮，看來年初派黃郛、戴季陶與日本人溝通起了作用。他說：「馬上派人去日本駐蕪湖領事館，就說南京事件由我本人親自處理。」

當晚，蔣介石得知日本駐南京領事也在蕪湖時，又派人轉告，他決定親自前往南京解決問題。

蔣介石對日本軍艦沒開火的原因判斷是準確的。艦隊司令接到了「不得開炮」的日本政府命令。這位司令不久在上海憤怒地切腹自殺，說沒有保護日本僑民，無以面目見國人。

在南京城內針對外國人的燒殺搶奪究竟是何人所為？這成了一個歷史之謎。李宗仁說，是第二軍的李富春、第六軍的林伯渠派一些共產黨身分的士兵幹的，想利用民族情緒蓄意排外，引發國際事端，後這兩人被國民黨通緝。

日本人說，是一部分廣東軍隊（南軍）和一部分山東敗兵（北平）所為。他們是由於受到廣東過激分子的煽動，目的在於嫁禍蔣介石。

程潛向武漢報告說，是效命北京政府的直魯聯軍幹的，但隨後這個說法被否認。有目擊者堅稱，搶劫者身穿國民革命軍制服，操的口音是廣東、湖南和江西，不是北洋士兵。

二十五日中午，蔣介石乘坐的軍艦到達南京下關。此時南京城內已大致恢復秩序，但隨從堅決阻止蔣介石離艦進城，原因有二：

其一，目前南京局勢並不十分清楚，而占領南京的部隊也非黃埔系，萬一在亂軍中出現誤傷，將影響整個北伐進程；

其二，已有消息說程潛與武漢的鮑羅廷等關係密切，他和他的第六軍正處在動搖期。上一年年末，鄧演達在廬山就有過一次兵諫，武漢政府正一心要找人替代蔣介石，這個時候不能做孤膽英雄，誰也不知程潛會不會動手？即使程潛不動手，那個林伯渠也有可能動手，因此，在軍艦上最有保障。

最終，蔣介石妥協了沒下艦，在艦上與何應欽、程潛、魯滌平、賀耀祖見面，商量調兵追擊褚玉璞殘軍事宜，以及如何應付洋人炮擊南京事件。然後又對前來迎接的第六軍第十七師師長楊杰面授機宜。此時，已得到外國軍艦炮擊南京的傷亡數字，他敏感地意識到，所有炮彈都落在了人口稀少的地區，否則絕不可能一百多發炮彈才死三十餘人。看來這不過是列強有限的威懾，

他們是要看我蔣中正如何處置。

楊杰二十五日下午二時就找到了日本駐南京的領事森岡正平，表達了蔣介石願以誠意談判、解決善後的意思。隨後，森岡正平把這個消息通報給各國。

鬆了一口氣的蔣介石於二十六日下午抵達上海，他要加快步伐，此刻的他與共產黨實際已形同水火、再難相容。但他打定主意，在沒有與共產黨全面翻臉之前，有關南京事件的責任問題，還是要把帽子扣在北洋兵身上。古人云：欲擒故縱。

所以在二十六日晚七時對《申報》記者放話說到南京事件時，他表示：「當我們的軍隊攻到南京城外的時候，直魯軍……邀同了一班流氓劫打外國人的住宅，所以有了些紛亂。後來我們的軍隊進城，就將動亂平息了。」

對於南京事件的處置，列強之間存在矛盾，也在觀望。雖然表面看他們很強硬，要求武漢政府道歉，據說還要弄什麼「寧案通牒」。但蔣介石看得清清楚楚，從軍事角度分析，北洋軍被徹底打倒完全有可能成為現實，這就意謂著北京政府岌岌可危。而武漢政府又與蘇俄關係密切，如果列強在南京事件上大作文章，等於把武漢政府繼續往蘇俄的懷中推，其結果對列強不利。而蔣介石的北伐軍在此時是最佳可以左右時局的力量，與蔣介石妥協，就可能是與未來中國政府的妥協。從政治角度分析，列強要保住既得利益，則必須打好政治算盤，他們把武漢、九江英租界

被收回看成是蘇俄慫恿中國人幹的，而蘇俄這麼做的目的很明顯是要一家獨大，這是美、日、英、法等都不願意看到的，他們急迫地需要搭建與國民黨之間的橋樑。

所以只要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原則，這件看起來了不得的大事，將會不了了之。但上海的問題如果不處理好，那就是不可挽回的災難。

被稱為冒險家樂園的上海是蔣介石無比熟悉並喜歡的地方。他的革命起點在這裡，他的商海盛衰在這裡，他的三次婚姻有兩次發生在這裡。這裡有他的初戀、他的夢想、他的傳說，還有大批兄弟。最方便的是，在這裡他沒有任何語言上的障礙。

踏上申城土地的蔣介石感慨萬千，算起來已有三年多沒來這座城市了。三年來，國民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自己也從一名連中央執委也不是的小人物，成為了當今中國的實權派。他太清楚，這一切靠的是軍隊，當然，還有智慧。

他想起五年前的六月二十五日，那天，他離滬奔粵，去幫助不知生死的總理渡過難關。沒有那次冒險，就不可能有我蔣中正的今天。但現在，為了事業有更大的成功，不得不與結婚七年的阿鳳（陳潔如）分手了。她已經從南昌回上海，她會不會整天以淚洗面？會的，她會的，是我對不起她，還是要請二兄的夫人去勸勸。

這時，他腦子裡閃過另一個女人的名字：「介眉」，這個女人也是可愛的。民國八年的上半年與她在滬上同居多時，以至於都不願意離開。只是這個女人只想銅鈿，不講情義。與介眉斷

絕關係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他甚至在日記中寫道：「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不知這個女人是否還在上海？

看著花花世界般的黃埔江畔，蔣介石為自己曾在這裡一年花費七、八千元而自豪，又為如此奢侈而驚心。外灘的鐘聲依舊在這個充滿變數的城市上空迴盪，他喃喃自語道：「上海沒有變，但是，我蔣中正變了。」

蔣介石暗忖，一定要按照既定方針，小心翼翼地實現心中的目標。他深知，因為工人武裝起義的緣故，使得控制上海的權力被分化，本來簡單的問題複雜了，擺在面前最重要的問題是重組各派力量。要順利做到這一點，必須要具備一支十分可靠的隊伍作為底牌。但此刻在上海駐防的薛岳一師可靠嗎？這位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師弟恐怕不可靠，據說那幫起義的工人就很喜歡他，要小心應對這位廣東韶關人。宋靄齡已提醒過，這兩年廣東人集體被貶，他們是會做於我不利之事的。

在赴上海的軍艦上，蔣介石還與心腹分析了在上海的各派力量。一是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擁有武裝工人糾察隊的總工會由共產黨把持，已奪取上海政權，這支力量最不能忽視，必須打擊，否則將影響軍政大局。只是他們出師有名，又有蘇俄在背後，要滅這股勢力不容易，既要做到合理合法，還須出其不意，應該說，「清黨」是最佳辦法。

二是西山會議派。他們反俄反共，是所謂的國民黨右派，一群文官，上海是這支力量的老巢。對於這支力量，此前策略是彈劾壓制，還開除了其中的鄒魯與謝持的黨籍，現在看來，需要改變

策略。這些人在上海的政治勢力弱小，可以忽略不計，但他們在黨內的影響均不小。如果需要有人出面與武漢政府抗衡，能挑得起檯面的，恐怕還得從西山會議派裡找，比如被強制離開廣州的胡漢民和林森等。

三是各租界勢力。近百艘軍艦、幾萬兵力的列強會把上海的租界牢牢看住。這股勢力需要拉攏，但又絕不能讓他們小看我這位北伐軍總司令，需要用某種方式來證明一下實力。從南京事件看，列強在觀望，他們尚在懷疑我蔣中正是否有控制上海複雜局勢的意志和能力。

四是以青幫為首的各幫派。在各租界以夷制夷的方針下，這些人如魚得水，幫外國人維持秩序和特權。他們的後台是各租界的外國人，這股勢力需要收買。目前讓這股勢力生畏的是共產黨把持的總工會，雙方正在爭奪上海領導權，可以用他們出頭打擊共產黨。蔣介石對這股勢力最放心，都是堂口兄弟，中華共進會便是他安排成立的。杜月笙、張嘯林已答應聽令行動，另一位大亨黃金榮是自己的師父。只要用得好，一切都可順理成章，青幫可以辦北伐軍不能辦的事。

五是北伐軍內部。此刻在上海的北伐軍主力是薛岳的一師，按理這是蔣介石的嫡系，但實際非也。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已感覺無法指揮第一師了，令人頭痛。蔣介石堅信攘外須先安內，解決薛岳還須靠桂系，要讓何應欽集中精力考慮控制南京的事。幸好在安慶與李宗仁的談話效果不錯，吃了定心丸。

蔣介石對薛岳的擔心一點也不多餘。就在他到達上海的當天，中共上海特別委員會還召開

秘密會議，而且在此之前的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召開了同樣的會議，議題就是一個：政治局勢的變化與共產黨的工作。幾次會議都由陳獨秀親自主持，他想通過上海的軍事暴動，贏得他在黨內的崇高威望。

會議決定把起義後奪得的武器送一批給薛岳，再給他找兩個熟悉上海的秘書，按照蘇俄的指示輸送一千名工人到一師，把薛岳補選進上海市政府臨時會議，準備五千人去挽留薛岳……

而薛岳也真的在回報共產黨，他要擴充軍隊，找上海總工會代辦；他派部隊去保護市政府臨時會議的權威；他支持總工會搞好武裝，並說打右派非群眾不可。最重要的是，當他收到同窗好友鄧演達從武漢派人送來的親筆信後，更是對蔣介石產生不滿。

蔣介石的確已處在危險之中。當白崇禧小小地試探一下薛岳，把一師從閩北調往龍華，讓劉峙的二師來閩北時，薛岳立即找到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建議把蔣介石視為反革命抓起來。面對如此重大問題，統帥中共的知識分子們愣住了，表現出軟弱，他們拿不準蔣介石會不會真與共產黨決裂。雖然已有江西陳贊賢被殺的例子，黨的內部也在做相關準備，但還沒有誰具備與蔣介石決裂的決心，包括共產國際。他們只能在閩北召開市民大會和黨部大會聲援挽留薛岳，同時建議薛岳裝病，以拖延撤離時間。

薛岳覺得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盟友，失望地離開了。六年後（一九三三年），薛岳回歸蔣介石陣營，率部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離開蘇區北上，開始兩萬五千里長征，而他則一路追擊至西北。後官至國民黨上將。

因為陳獨秀等缺乏孤注一擲的勇氣，改寫歷史的機會很快就溜走了。蔣介石是下午二時許登岸的。當他的座艦到達江南造船所江面時，軍樂大作，海軍陸戰隊舉槍為禮。海軍總司令楊樹莊登艦迎接，白崇禧、薛岳等亦在碼頭迎候。高昌廟是海軍司令公署，蔣介石在這裡與楊樹莊會晤後，當即決定將自己的總部行營暫投楓林橋新西區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公署（在今平江路上），然後乘一四一二號轎車先到龍華白崇禧的司令部晤談軍政事宜，四時許前往已被士兵警戒的公署。

法租界與公共租界在第一時間都送來了租界通行證，允許蔣介石在進入租界時，可攜帶衛兵十人。

當天晚上，他除了見記者，還會見了新成立的上海商業聯合會的虞洽卿。這個聯合會的發起人是虞洽卿、王一亨、伍朝樞等巨頭。虞洽卿重申立刻恢復市內和平秩序的重要性，並承諾向蔣介石提供七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元的支持。

談話中，蔣介石了解目前上海的政治形勢，也知道白崇禧等人沒有參加共產黨搞的政府，而且白健生（白崇禧）在請各界吃飯時，獨沒請共產黨的代表，而虞洽卿表面應付共產黨，實是在觀望蔣介石的態度。

知道這些情況後，蔣介石略鬆了口氣，他馬上派人通知二兄，告之他到上海的情況。

第二天，二兄張靜江等幾位國民黨監察委員吳稚暉、蔡元培、邵元沖和蔣夢麟等齊聚楓林橋，他們是蔣介石要實施「合理合法」完成幾件大事的基礎。而他們在蔣介石到達之前，已達成

一致：國民黨必須「清黨」。這與蔣介石的政治觀點一拍即合，接下來就是商量該如何實施了。蔣介石此時身邊無家眷，乾脆將這幾個人全部安排住在行營，好隨時開會決定事情。吳稚暉要求在「清黨」命令未宣布之前，大家都不要離此外出，以免外人探知，生出推測。

到此時，號稱國民黨四大元老的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都聚集在了蔣介石的麾下。

張人杰——字靜江，浙江南潯人，是蔣介石加入中華革命黨的盟誓人，還是蔣介石的結拜兄弟、恩人和媒人，也是生意上的伙伴。正是他把年輕的蔣介石介紹給了孫中山，而他自己也被孫中山稱為「國民奇人」、「革命聖人」。他是中華革命黨的財務部長，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二大改任中央監察委員，二屆二中全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第二任正式領導人。

他與蔣介石相識很有戲劇性。蔣的父親蔣肇聰是南潯張家族在溪口鎮的鹽棧代理，蔣本人與張家後代張秉三是在日本問爭的同學，張秉三是張靜江的族侄，他把蔣介石介紹給了張靜江的堂侄張乃驊，張乃驊又把蔣介石介紹給張靜江。結果兩個相差十歲的人一見面便成莫逆。

對蔣介石要幹的事，他非常清楚，並積極參與其中。對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結果，作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的他自然充滿憤慨。雖然自己是跛足，行動不便，卻不妨礙做穿針引線的工作。他與四大元老的另外三位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都是好友，他們早在一九〇五年便在法國創建了世紀社。

蔡元培——字子民，元老中分量最重的知名人士，浙江紹興人，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就加入了同盟會，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他破「年齡」和「資格」的限制廣攬人才，陳獨秀、劉半農、周作人、周樹人、李大釗、胡適等大學問家成了他的麾下。雖然他好政治是為了教育，當了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然而在政治上卻多次顯示出幼稚。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南北議和成功，受孫中山之命，他率團去北京迎袁世凱赴南京就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結果他自己竟被袁氏玩了一把。袁策劃了一次兵變，並以此為由，藉故京城治安未穩，拒絕南下。受到兵變驚嚇的蔡元培倒過來勸南京方面遷都，把孫中山氣暈了。後來在國民黨一大上，還是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二大時他成了中央監察委員。

蔣介石要取得「清共」名正言順的結果，蔡元培說話的分量不輕。他此刻是個炙手可熱的學術型政治人物，必須要拉攏，由他出面召集相關會議最是合適。

吳敬恆——字稚暉，江蘇武進人，清光緒二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春，他在倫敦認識了孫中山。此前，他以反清革命家、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的頭銜，在中國留學生中享有很高聲望。當孫先生請他吃飯交談之後，他完全被孫的風采所折服。當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時，吳稚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在倫敦入會。正是他用無政府主義思想說服了在法國的張靜江，從此張才思想激進，推崇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的主張。又正是吳稚暉等要出版《新世紀》週刊，張靜江才從法國乘船去新加坡購買中文字模，在船上偶遇孫中山，成了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的重要捐助者。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從美返回國內途經英國時，是吳稚暉在忙前忙後。他參與了共商建國，參與了制定青天白日旗為國旗的討論。孫邀他出任教育總長，被他拒絕。他說：「官是一定不必做的，國事是一定不可不問的。」在國民黨一大、二大上，他都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他好罵人，且髒話連篇，長年一身長衫，圓口布底鞋，人送綽號「吳瘋子」。他以張狂與怪異的行動被人比作魏晉名士再生。就這麼一個人，在男女關係上也有獨特見解，李石曾再婚是他寫信勸道：「老夫少妻，動都動不得。」而對年輕女孩嫁老頭，他更是一針見血說：「不是謀財，就是害命。」自稱對男女關係很有心得的他表示，六十後，絕不輕舉妄動。

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北伐誓師大會上，年過花甲的他將孫中山遺像和黨旗國旗授予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並充滿激情地發表講話，激勵全體將士。

正是這位吳瘋子將送給蔣介石一個「清黨」的具體理由，使得蔣介石在混亂的局勢中找到切入点，在政治上轉危為安。事實上，蔣介石對吳稚暉還有一層感激，他的大兒子蔣經國正是交給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學校」，才去了莫斯科孫文大學（中山大學）留學。

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陽人，父親李鴻藻曾是清同治年間的軍機大臣。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他隨清廷駐法國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正在北京的張靜江找他幫忙。當時兩人是認識不久的朋友，通過他的說情，張獲得了一等商務參贊的隨員身分去了法國。在巴黎，李石曾進入大學學習，張靜江卻積極謀劃開公司，並賺了大錢。李石曾利用他與法國官員及教育界

的關係，一直致力於中國學子赴法勤工儉學。法國第一家中國餐館「中華飯店」就是他開的，一批後來在中國各領域叱咤風雲的人物都曾得到他的關照，如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錢三強、嚴濟慈、林風眠、李健吾……當年二十四歲的蔡元培赴京補考殿試時，李石曾的父親是主考官之一。那年，蔡中了進士，選為翰林。

李石曾與吳稚暉一樣，是國民黨一、二大的中央監察委員。

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四位元老，年齡都比蔣介石大，他們當中最大的吳稚暉已六十二歲，最小的李石曾也比蔣介石大六歲。加上這次同樣被武漢政府貶下來的中央監察委員古應芬，一直反對國共合作的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陳果夫，十二位中央監察委員已有七位聚集在蔣介石身邊。在八位候補監察委員中，有李宗仁、黃紹竑、李福林三人是反對武漢一方的，也可視為同盟。還有戴季陶、黃郛等兄弟，所有人加在一起，已形成一副好牌。但該如何出牌？蔣介石心中有數，在形勢不明朗之前絕不表態。

二十七日開了一天的會。蔣介石大致知道了張靜江一週前從南昌到杭州、又到上海的情況。基本上可以肯定，從身邊的親信到國民黨元老，再到軍隊的高級將領，都在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大家的共識是：共產黨奪權的危險迫在眉睫，必須搶在他們前面行動。

吳稚暉又重複說了他三月六日與共產黨領袖們見面的情景。

那天，吳稚暉與鈕永建等人在鈕的辦公室與陳獨秀、羅亦農見面，商談上海整理黨務問題。

此時吳、鈕二人身分是準備中的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委員。吳稚暉對陳獨秀道：「研究共產黨學說，自知曉共產黨之責。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晤孫總理言，若實行共產，當在兩百年之後。以我理解，兩百年尚嫌不足。」

陳獨秀只說了一句：「太過。」便默笑不言。

吳稚暉不服地說：「急切掛牌，只是贗品。」

陳獨秀問道：「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嗎？你以為康有為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

吳稚暉抓住這句話追問道：「依你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多少年？」

陳獨秀未加遲疑說：「二十年。」

吳稚暉大驚說：「由此，國民黨只剩下十九年了。孫總理曾答越飛說，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尚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盤商量才好。」

雙方意見難以一致，會談不歡而散。吳稚暉當時不知道，僅過了半個月，中共就在上海發動了第三次工人暴動，奪了權。

當吳稚暉把會談情況告訴李石曾和蔡元培時，兩個人都憤怒了。他們歷數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擾亂地方之種種後，答成一致：彈劾共產黨。

吳稚暉警告說：「國民黨已經變成了火中取栗的貓腳爪（平白受人利用），再不行動，則不可預測後果。」

與會的所有人對吳稚暉的這番話並沒有表示懷疑。但多年後中共領袖之一的張國燾在回憶

錄中寫到，陳獨秀親口告訴他，與吳稚暉討論這個問題發生在民國十三年底，也非「二十年」說，而是「三十年」說。當時是討論無政府主義革命與國共兩黨有無利害衝突時說的。

是張國燾記憶有誤？還是吳稚暉演說子事？還有文獻說，陳獨秀在中共一大召開後曾對他的個人代表高惠僧說：「急什麼，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但不管怎樣，這件事都成為了「清黨」行動的重要理由，也成為民國十六年反共大火中的那盆油。

根據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規定，「監察委員一人亦可行使監察職權」、「有兩人以上到會即得開會」。就是說，蔣介石已有開會的正當理由。於是，大家決定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題就一個——彈劾共產黨員及跨黨分子謀危國民黨、動搖後方及賣國之行為。

鄧澤如回憶了一件事，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國民黨一大前，呈給孫中山一份〈檢舉共產黨文〉，指出共產黨加入本黨是借俄人之力，使本黨實際被共黨操縱。當時孫中山的批語是：「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為此等少年所愚。」

鄧澤如感慨地說：「被總理當年看成是少年的共產黨，短短幾年，就讓我們面臨大敵。記得總理說道，共產黨人『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現在看來，我等需要按總理的話去做了。」

鄧澤如的話讓蔣介石想起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孫中山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指出胡漢民、汪精衛擅長調和，而不擅長徹底解決。他要求蔣介石：「若至維持不住，一旦

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

想到這兒，蔣介石不由得從心底佩服總理。國民黨組織向來鬆散，可是在一大時卻專門設立了一個組織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共產黨和俄國人都忽略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虛職組織，也沒有派共產黨滲透進這個委員會。孫中山的這個精心安排延續到了二大，在全部國民黨機構中，只有這個委員會是清一色國民黨員。

一大通過的黨章中專門有〈紀律〉一章，強調：「嗣後黨中遇有黨員破壞紀律，或違背主義，當加以最嚴厲之制裁。」文中的「主義」是指三民主義。

蔣介石想，有此尚方寶劍，加上有這些人，算得上是出師有名。但此刻是不是到了公開打出清除共產黨旗號的時機？蔣介石在猶豫，因為一旦翻臉，就意謂著否定武漢中央。這個中央是肯定要否定，但是不是現在？它涉及蘇俄，更涉及正在北伐軍中起重要作用的蘇俄軍事顧問。

他又想起一個人：汪精衛。有消息說這位國民黨大老已在回國途中。上一年十月，在黨內外一片迎汪聲音的面前，他不得不在汪來信向他解釋中山艦事件、聲明前事無嫌後，發出了一封迎汪電報：「本黨使命前途，非兄若弟共同一致，始終無間，則難望有成。兄放棄一切，置弟不顧，累弟獨為其難於此。兄可敝屣尊榮，豈能放棄肩負艱鉅……」

就在本月，張靜江也給汪精衛寫了一信：「……我本廢人，暫時問政，原極滑稽，毫無嫌疑之可避……泣求兄姊早歸。弟不及兄姊之至，已即日撥出政潮，完我殘息，冀張目病床，以待黨之不亡，國之不賣，然後死去，乃得笑語在天之總理也……」

現在的問題是，汪兆銘什麼時候到？這個武漢三中全会的大贏家能不能與我蔣中正達成兩個最基本的共識：「清黨」和「趕走鮑羅廷」？蔣介石對此心中沒底。此刻李宗仁、程潛、李濟深、何應欽等一批軍事將領還沒到上海，一切都不能做決定。

陳果夫是了解蔣介石的，他提議由吳稚暉等先起草一個提案，待監委會召開全體會議時討論。

當晚，蔣介石決定會見美國記者。工人奪權、北伐軍入滬，上海灘已如大難臨頭，滿城謠言，各租界都在戒嚴，充滿恐懼，應該及時給各國發出和平的訊息。

蔣介石向記者表示，北伐軍有能力控制上海局勢，他本人對各國是友好的，各國無需驚慌失措擺出保衛租界的架勢。上海不會重蹈武漢與九江衝擊租界的情況，租界的保衛還是要由北伐軍來擔任。

有記者問：共產黨算不算是革命的？蔣介石肯定地回答：「共產黨作為革命運動的參與者無可否認。」但同時他又強調在南昌演講時說的話：「共產黨有不對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責任和權力。」

他還向記者解釋了南京事件的推動者是北洋軍所為，同時抗議外艦炮擊南京城。

送走記者後，馬上按預定計畫熱情地把老朋友胡漢民接到行營懇談時局。蔣介石清楚，要想另立門戶，僅憑現在的身分還差火候，必須找個合適的人來做門面。白天參加會議的人中間，

沒有一個有擔此重任的資格，他想到老上級、老同事胡漢民。

胡漢民年輕時想出國，苦於家中貧窮，沒錢，只得到《嶺海報》打工。終於得到一個給富家子弟當「槍手」的機會，獲六千元酬勞，得以東渡日本。在那裡他認識了老鄉孫中山，從此走上革命道路。在三十四歲那年出任了孫中山總統府的秘書長，當時內閣並沒設總理，秘書長便行總理之責，章太炎曾說胡漢民「真宰相矣」。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底，孫中山執意北上，把廣東的江山託付給胡漢民，委任他代行大元帥職務。然而，在將廣州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的過程中，胡漢民敗給了「宣告不做官吏」的汪精衛，把「江山」弄丟了，後又因廖仲愷案被汪蔣聯手趕盡殺絕，被迫遠走海外。但由於他長期在孫中山身邊工作，對孫中山的所有行動、言論，有著別人無法替代的解釋權。在蔣介石眼裡，此刻的民國，從資歷到影響能力可與汪精衛抗衡的唯胡展堂（漢民）一人。

見到略顯頹廢的胡漢民，蔣介石並沒感到太多的尷尬。雖然在廖案中是他命令黃埔學生軍去抓胡漢民，但表面看他奉國民政府主席令而行事的。寒暄後蔣介石主動提到這件事：「展堂兄，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如果你不是靈機一動跑去了汪兆銘家，恐怕今天我們已是陰陽兩隔。因為我接到的命令是：反動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殺。」他先把自己撇清。

身為書法家的胡漢民依舊以書生氣息一笑說：「我就知道這汪兆銘骨子裡是怕我的，怕我奪他的權。難道我沒有資格奪他的權嗎？孫先生在時，我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其實。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是誰發出了東征令？又是誰任命你蔣中正為東征總指揮？是我胡展堂。那個時候

汪兆銘在幹什麼呢？我逃去西華二巷汪家，就是要讓世人看清楚汪兆銘的嘴臉，我也知道他是不能與他夫人陳璧君抗衡的。」

蔣介石順著話題往下說，他要激起胡漢民對汪精衛的恨，只有這樣，此人才可能與自己合作。「我得知消息後，恐怕引起更大事端，力主保護你。把你請到黃埔軍校，可避免你遭殺身之禍。因為當時拿不出你與廖案無牽連的依據，只好委屈你了。你離粵去俄時的那首〈楚囚〉以屈原自比，我也頗傷感。」

胡漢民被說到痛處，竟有些感激地看著他，喃喃吟出〈楚囚〉中的四句：「去國屈原未憔悴，鳩人叔子太荒唐。浮屠三宿吾知戒，不薄他鄉愛故鄉。」

蔣介石繼續點「火」道：「造成這一切的根源是什麼呢？自命清高的汪兆銘怎麼會無恥到在選舉國府主席的會上投自己一票？我看都是那個蘇俄願問鮑羅廷搞的名堂。」

胡漢民雖然在野，卻非凡人。他是何等聰明，蔣介石如今處在最緊要關頭，稍沒處理好，恐怕便是和自己一樣竹籃打水。他說道：「你的同庚唱票人伍朝樞當年就說過，他從此鄙視汪兆銘，卻不知老汪另有後台，武漢的三中全會也是這個後台操縱。所有的決議案都對你不利呀。」

蔣介石故作軟弱地說：「北伐乃是完成總理的建國大業，我蔣中正不過是革命軍中一份子。而真正按總理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還需要像展堂兄和兆銘兄這樣的革命家、政治家來完成。有消息說，兆銘已在回國路上。」

胡漢民蔑視地一笑，說：「料想蔣中正不會像我胡展堂一般束手就擒吧！」

蔣介石見被他一語點破，也就不再避諱，說：「奈，今朝除了敘舊，還有是想問計於展堂兄，該如何處理當下的時局？」

胡漢民從來就不是甘於寂寞的人。自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九月被迫去蘇俄，七個月後回到廣州時，時局已發生驚人變化，蔣中正竟然掌握了黨政軍的大權，這是根本未料到的。最讓他不能忘懷的是，他感覺在廣州沒有待下去的必要，啟程去上海，在船上居然遇到了因「中山艦事件」而正要遠避海外的汪精衛夫婦。他暗自搖頭道：「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汪兆銘八個月前要置我胡展堂於死地，可謂心狠手辣，卻在小蔣面前居然無還手之力，看來這位寧波鹽商的兒子不能小覷啊。」

胡漢民一直關注時局變化。三中全會後，他料到手握兵權的蔣中正將與武漢當局有一場惡鬥。現在蔣中正正在猶豫的是：該爭取萬人矚目的汪精衛，還是另起爐灶自己搞。心高氣傲的胡漢民經過蘇俄旅行，對權力鬥爭有了新的心得。見蔣問時局，心道：看來蔣中正另起爐灶的可能性極大。國民黨多年奮鬥，還就是他幹出了名堂。想到此，脫口而出：「當下時局對你大不利。」

蔣介石一愣，這個胡展堂真是一針見血，再問：「願聞其詳。」

胡漢民把一個時期的關注和盤端出，開始滔滔不絕：「論名望，你不如汪兆銘；論權力，你已被武漢方面貶下；論財力，你受鮑羅廷制約；論軍力，你的嫡系實際還未形成；論政治，雖然你打著總理的旗號，但孫夫人並不支持你，你也鬥不過共產黨。最可怕的是所有各方都在觀望，包括你的學生軍。而且，外國人和江浙財閥們的態度關係到你的成敗，只要稍不留神，人家使出

小小動作，你蔣中正就可能全盤皆輸。」

蔣介石愣住了，胡漢民的分析不無道理，這個分析真讓人害怕，不愧是中山先生信任的政治家。就這些話，一旦公布出去立刻會引起巨大麻煩。

胡漢民繼續說：「那些觀望的人最期待你幹什麼？最期待你打擊他們的敵人。他們的敵人是誰？是共產黨。你問當下的時局，我告訴你，要改變對你不利的時局，唯一的路是用壯士斷腕之決心反共『清黨』」。

聽到這兒，蔣介石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一塊大大的石頭落了地。眼前的胡展堂竟與自己不謀而合，顯得那麼可親可愛。他先由衷地說：「知中正者，展堂兄也。」然後發出邀請：「如果中正有意『清黨』，展堂兄可否助一臂之力？」

胡漢民豪爽地高聲道：「自古社會乃文武之結合。武人馬上打天下，文人動筆治太平。過去的得失不再計較，我願意輔你治理天下。」

蔣介石被他的話感動了，連聲表示不敢當，說：「武漢那些人搞國民政府，任命你為外交部長，不過是虛職。我看，南京大局還是要展堂兄來維持。」

接著，二人商談了建都南京的具體問題。辛亥革命後，武昌、上海、南京都是建都的候選城市，由於孫中山、黃興的堅持，參議院幾次覆議後，才確定建都南京。雖然這個政府只維持了三個月便遷往北京了，但在南京建立政治中心卻一直是孫中山的願望。而蔣介石在建都南昌的計畫失敗後，已考慮把政權中心放在南京，此乃孫中山後塵，謹遵總理遺志，可謂名正言順。

事是合理的，如何才能合法呢？目前手上的監察委員雖可以彈劾共產黨，發動「清黨」，卻沒有權力決定在南京建都，必須要中央執行委員會才能做出決定。可由三十六人組成的中執委幾乎都在武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在國民黨二大上，遠在蘇俄的胡漢民卻以二百四十八票的全票當選了中央執行委員，並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執委常委，這說明此人並不簡單。果然，在蔣介石那裡無解的頭痛問題，在他這裡卻變得異常簡單。他指出，既然武漢可以不合合法地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南京也就可以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如果從法理上講，中執委會議無法開，那就召開談話會，這就可以避開人數的限定。他反問道：「我們兩個中執委常委，難道沒有權力召開事關國家大事的談話會嗎？」蔣介石大悟，連稱妙招。

但蔣介石依然沒有做最後的行動決定，還需要再看看，看武漢方面如何出牌。他想起了關於胡漢民的另外一件事。當年孫中山娶宋慶齡時，胡漢民曾搬出傳統禮教，出言尖刻地阻婚，要孫中山懸崖勒馬，孫中山以「這是我的私事」為由怒不可遏。現在我蔣中正正要娶宋家三小姐，不知胡漢民這個書呆子會如何說？

蔣介石知道宋霽齡、孔祥熙已到上海，不知她那邊進行得怎麼樣了。今天與胡漢民的談話受益匪淺，這一切如果實施順利，那麼年初與二兄等人做出的所有計畫便能如數實現。在他心裡已有了兩手打算，如果汪兆銘不能同心同德，就由胡漢民出面組織南京政府。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蔣介石做了一件「出格」的事，這件事是存積在他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爆發。事情的過程被美國《時代》雜誌記者抓住，因為他們的老闆亨利·魯斯要拿蔣介石做下週出版的雜誌封面。在中國出生並生活了十四年的魯斯敏感地抓住了一個新聞：中華民國將要發生天大的變化，掀起變化的人已不是此前人們普遍看好的吳佩孚將軍，而是以戰勝者姿態踏進上海的寧波人蔣介石。

《時代》雜誌記者是這麼描寫蔣介石所做「出格」的事：「上週一下午，大約兩點多，一個長長的車隊由南向北開進上海。車上坐著一百名全副武裝的強悍士兵——現代型的保鏢陣勢。一個人穿一件完全未加裝飾的外套坐在第三輛汽車上，他雖瘦長，卻是果斷指揮南方軍隊的人——半個中國的偉大征服者、國民黨軍閥蔣介石。」

汽車專隊耀武揚威地強行進入了設有路障的法租界（法國人慎重地考慮了蔣介石將軍要繼續進入公共租界的要求後，選擇了放行），一會兒，車隊從法租界返回，這位征服者告訴人們是他的司機走錯了路。很快，蔣介石和隨從以及正規衛隊在一座大樓前停下，掛起一面旗幟，紅、白、藍三色的國民政府的旗幟在風中飄揚。紅底旗幟的上方，是一片藍色的田野，田野上升起了一顆白色太陽……」

這篇發表在四月四日《時代》雜誌封面人物新聞的文章，接下來描述了蔣介石從二十三歲在上海參加革命，以及他指揮東征的經歷。說蔣介石「儘管他衣著簡便，不事張揚，但仍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而不是和布爾什維克過於親密的同志。」

很顯然，無數人在大上海會迷路，但蔣介石除外，他在這裡絕不會走錯路。對他來說，上海恐怕是除故鄉溪口之外他最熟悉的地方，他的師父黃金榮此刻還是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督察長。

蔣介石是需要洋人面前有一次強勢亮相，中國軍隊不是不准進租界嗎？孫傳芳不敢進，張宗昌不敢進，我蔣中正如果也不敢進，那該如何與列強談判？雖然「南京事件」尚未了結，但也必須告訴列強，北伐軍與北洋軍的區別，更要告訴洋鬼子們，租界是在中國土地上，北伐軍有力量保護它的安全。因為，蔣中正來了。

但據《申報》報導，二十六日他離開龍華去楓林橋時，也因為司機不識路，直接開到了法租界遭拒。在楊虎的交涉下，才又經徐家匯路繞道，經楓林橋進交涉公署。不知兩件事是否屬一件？還是蔣介石就是要用兩次「出格」，來宣誓主權？

做完了這件讓蔣介石出一口氣的「出格」事後，另一件事又迫在眉睫。他敏感地發現他的嫡系部隊似乎在磨刀霍霍，先是傳來薛岳發出布告要保護上海總工會，然後是不斷有黃埔軍官前來行營向校長質詢，他們想搞清楚應該如何對待國共關係。因為此前校長在軍校時一再強調「反共便是反革命」、「反農工便是替帝國主義服務」。可現在好像變了，江西的陳贊賢被殺，已弄得沸沸揚揚，接著南昌、九江、安慶又發生了反共的事件，「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開國民會議、取消不平等條約」五大政策還要不要執行？軍官們在徬徨。

這些黃埔軍官都在第一軍任職，他們駐紮在滬杭沿線。蔣介石得到消息，各師各級幹部都相繼出現了自由行動、不聽約束的情況。何應欽甚至來電，說部隊不聽指揮，他想辭職不幹了。

不得已，只能對每個人耐心地解釋，同時又責罵勸慰，恩威並施。到後來，蔣介石的聲音都沙啞了，知道所有的勸誡都是表面的，他內心湧現出焦慮。

此刻，軍隊是一切的基礎，如果軍隊出現問題，什麼中執委，什麼監察委都得完蛋，前途則不堪設想，必須緊急行動。可該如何動手？白崇禧只稍稍動了薛岳，問題便一個接一個。看來還是需要依靠桂系。

桂系的李宗仁、黃紹竑，廣東的李濟深，還有程潛、賀耀祖、何應欽，加上白崇禧以及孫傳芳的降將周鳳歧都要來上海行營商討局勢交換意見。這些重要將領中，除了程潛，其他人大概都會支持他的意見，但應對一班武夫需要十分小心。蔣介石已與張靜江、吳稚暉等溝通，對在何時開始「清黨」，等軍隊將領到後再行決定。

正思考如何利用桂系的力量擺平軍隊的事，江左軍總指揮與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李宗仁、白崇禧到了。李宗仁與白崇禧合稱桂系「李白」，在蔣介石眼裡，這兩人乃一丘之貉，他們往往是共進共退。

李德鄰一介武夫，字也不會寫幾個。蔣介石覺得好笑，結拜時他送來的蘭譜上竟然照抄了蔣介石蘭譜上的誓言。白崇禧不同，多少上了師範，有桂系小諸葛之稱。在李宗仁成立「定桂討賊聯軍」時，白崇禧沒少出力，最終他們擊敗桂系老軍閥陸榮廷。現在兩人聯袂而來，想必已有定數了。

蔣介石先發制人，見到李宗仁就說：「德鄰你終於來了。何敬之不想幹了，既然如此，我幹下去也沒意思，我們都辭職，你來幹吧。」

不明就裡的李宗仁連忙挽留：「國民革命不能沒有蔣先生啊。」

蔣介石欲擒故縱地問：「你看該怎麼辦？」

來之前李宗仁已經向白崇禧了解上海的局勢，並商量出一個辦法。他說：「當務之急是要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清黨』。」

蔣介石想聽他對軍隊的看法。說：「『清黨』容易，不用軍隊就能辦到。問題是軍隊怎麼辦？」

李宗仁試探性地說：「我們無非是怕軍隊異動。把我的第七軍調一部到南京附近，監視滬寧線不穩隊伍，使其不敢異動，然後對劉峙師中不穩的軍官全部調職，再將它調至滬杭線上監視其他師。把一師調離上海，放到鎮江去為京滬線護路，去除薛岳對上海的威脅，必要時可以撤換他，以固軍心。上海防務可交給周鳳歧。」

李宗仁一番話讓蔣介石如釋重負，立刻表態說：「德鄰所言我完全贊成，就請健生下令，這是你的權力管轄範圍。」

白崇禧暗自道：老狐狸，得罪人的事要我做，他在一旁做好人。

沒等白崇禧回答，蔣介石繼續說：「還煩德鄰再給兩廣的黃紹竑、李濟深拍電報，催他們來上海商量軍國大事。」

此時的蔣介石開始覺得成竹在胸了。政治問題應該說不是問題，按蔡元培、吳稚暉的思想往下走，加上胡漢民的威望，只要動手就水到渠成。而且政治問題由張靜江、陳家兩兄弟把握著，更加了一屆保障；軍事問題有「李白」二人支持，也不會成為問題了；外交問題，現在名不正尚不能作為。但黃郭兄與日本人的接觸很順利，戴傳賢也很快要從日本抵達上海，外交問題可以由他們先頂著；財政問題，只要動手，同鄉音的江浙財閥們出錢應該也不是問題。

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對共產黨動手還是不動？蔣介石沒拿定主意，主要原因是南京問題實際上尚未解決。

程潛、魯滌平的部隊是南京的占領軍，雖有何應欽夾入其中，又派溫建剛去當公安局長，畢竟是孤軍深入。南京不穩，則談不上建都。如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身兼南京衛戍區司令的程潛已在明顯搖擺，他會在武漢中央裡扮演什麼角色？必須盡快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機會。

因為蔣介石過南京而未進城，若再找到進入南京的理由需費心思。總部行營尚在南昌，自己現在上海，而下令將總行營由南昌遷往南京似乎不合邏輯。另外，汪兆銘來到，他在黨內地位尚無人可比，萬一他願意站在我蔣中正一邊，許多事便可迎刃而解。

正因為蔣介石的猶豫，二十九日的關於「清黨」的會議沒有結論。但程潛的搖擺，讓蔣介石愈發擔心起來，而來自各方面的消息也讓他感到時間非常緊迫。

上海總工會以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的名義向法租界公董局發函，要求租界恢復交通、拆

除障礙物、允許工人復工等，否則將採取更大行動。這讓原本就膽顫心驚的租界慌亂起來。

租界問題是最大的外交問題。雖然租界暫時妥協了，但這是火種，要想它不再熊熊燃燒，唯一的辦法是徹底撲滅。

還有一個情報讓蔣介石警覺，蔡元培與共黨領袖陳獨秀在五馬路棋盤街的亞東圖書館見了面。當年，正是身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力邀陳獨秀北上任北大文學學長，導致他自己備受教授們的責苛，最後被迫解聘愛逛北平八大胡同的陳獨秀。

這次他們在上海見面，說了什麼？蔡子民是張王牌，可他頑固的知識分子風骨讓人討厭，如果善於蠱惑的陳獨秀說服了他，會有什麼後果？這可是個絕不能被共產黨拉攏去的人物，但沒有誰能擔保他不被共產黨拉攏去。而如果亮明堅決「清黨」的態度，恐怕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

蔣介石決定給各方拋出一個信號：國民革命軍以及他本人是有自己主張的，至於是什麼主張，暫不公布。

這個信號是利用了一個機會發出的。共產黨控制的上海市民代表會議於二十九日舉行臨時市政府就職典禮，邀請蔣介石參加，被他拒絕，同時發出一封〈致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函〉，表示出不贊成的態度，指出：「欲謀市政之建設，在此軍事期內，一切行政處處與軍事政治系統攸關，若不審慎於先，難免糾紛於後。中正為完成政治系統及確定市政制度計，已另電中央熟商辦法。務暫緩辦公，以待最後之決定。」

武漢政府實際上週前就已公開承認上海市民大會，蔣介石橫插一刀，讓各方開始用各自觀點進行解讀。虞洽卿、楊杏佛、王曉籟等解讀的結果是：立刻宣布辭去臨時政府委員職務。

據中共《上海區委特務委員會會議記錄》，三十日，蔣介石與時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見了面，老朋友相見自然開門見山。周恩來代表中共對蔣介石到上海後的行為提出非議：對工農運動的態度前後不一、不與左派合作導致國民黨內不統一、右派軍官用得太多、公開說C.P.壓迫國民黨等。

蔣介石並沒有詢問上海工人暴動的事，也不知道周恩來就是當下上海灘大名鼎鼎的「伍豪」，只是針對武漢提意見，說：老鮑不走，一切都無辦法。漢口全是老鮑在搞鬼，如果蘇俄再不答覆，我就單獨發表宣言，宣布老鮑一切破壞國民革命的黑幕。

在這樣的關頭，蔣介石還在隱藏他的「清黨」思想，矛頭只針對鮑羅廷。是他聲東擊西？還是想一箭雙鵰？我們無法得知，這次會面蔣介石是否挽回了周恩來？有文獻指出，十幾天後，周恩來險些身陷囹圄。

三十日和三十一日，蔣介石還連續會見了外國人。他清楚，按住洋人這一頭，並取得他們的支持，才能放開手腳做內部的事。

三十日，他與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見面，會見是應日本方面要求進行的。矢田開門見山地告訴蔣介石，他是受幣原外相的指令而來。

矢田指出：南京事件後，各國的神經愈發敏感，因此，維持上海治安必須予以特別深切的

考慮。矢田還告之，英、美、法對蔣介石是否能控制滬寧局勢尚處在懷疑之中，各國亦在考慮向中國增兵。要想與各國達成一致，就需要對各國保證不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而對「南京事件」，他表示只要賠償與懲罰暴兵，承諾不再發生此事即可。

儘管蔣介石留學日本，與東洋亦有扯不清的關係。但在他眼裡，日本人——倭寇也，只是此刻尚不能與日本衝突。他同意矢田對上海當前情況的分析，這裡的確瀰漫著某些可能引發大事的小事端。但他對矢田說：「上海局勢在我國民革命軍的掌握之中，領事先生不必憂慮。是否整頓，國民政府內部已下決心，我本人充分體察尊意，定當嚴加取締。」

他沒忘記專門強調南京事件，對外艦開炮提出抗議，對日本的克制表示謝意。

為防止萬一，蔣介石已命令白崇禧宣告上海水陸戒嚴。邁出這一步，既可試探總工會，又可暗示各國別擔心，也別亂來。他的中心意思是，絕不能讓外國人小看了我蔣中正。

他心底那股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慢慢向外擴散，在三十一日與英、美、日、法記者見面時，對外表露他強硬的一面，專門準備了一份談話稿：〈國民革命軍確保外僑生命財產〉。

三十一日晚在外交大樓，一身戎裝的蔣介石與來自各國的記者謹慎交流。他從新聞焦點「南京事件」開始談，強調推動者是直魯軍，而損失情況目前並未完全查清。各西方報紙大量刊出失實的新聞，導致現在有奸人從中挑撥，慫恿各友邦聯合一致對付國民革命軍，考其原因，就是西報宣傳過甚所致。

他的這段帶結論性的話，給了各國記者一個下馬威。接著話鋒一轉，對租界開始批評：「本

人到滬時，由吳淞口經過黃埔江到高昌廟登岸，目擊各國軍艦及兵士甚多。租界以內，有外國兵士及各種障礙物防守……租界乃係我國之領土，故本人不禁發生種種之刺激……認為莫大之恥辱。」這番充滿愛國情感的話，讓記者們瞠目。

蔣介石說著說著有些激動。自十九世紀以來，各國用武力對付中國，中國人受了多少委屈和損失，想到此，他斬釘截鐵地說道：「我國民革命軍所過之地，各友邦均不可派兵，由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外僑生命財產負完全保衛責任。如有傷害外僑生命財產，絕當賠償，必不失信。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各種武力及示威行動，毫不恐懼。」

針對租界懷疑國民革命軍不能保護外僑生命財產，蔣介石用強硬的口吻說：「外兵外艦一日不撤退，國民革命軍對於外僑之生命財產一日不擔保。甚望友邦從速改變方針，俾得彼此早日修好，共謀人類之幸福。」

通篇談話，蔣介石把握得有理有節。對租界的所作所為予以揭露，對政府的外交政策也進行了非正式的闡述。會後，陳立夫等隨行都大叫痛快。然而，他們並不了解蔣介石的真實意圖。中國人自古就反對賣國賊。台面上的強硬能幫助贏得民族自尊心，這一點對初到上海還將要統一中國的蔣介石來說極其重要。今晚的談話，相信會在民眾以及軍隊中產生反響，為他這個國民革命軍之首領添一份光彩。同時，他要讓列強明白，只有他才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地區免於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力量。

蔣介石的兄弟戴季陶，當日自東瀛回到上海。從各方情況看，日本已是蔣介石手中的一張

王牌，這張牌打好了，便可制約英、美、法。英國自一戰後已無力再在東方開闢戰場，而美、法已派人去疏通。「打倒帝國主義」是北伐的重要口號，這種強硬是應該時刻保持的。

與記者告別後，蔣介石沒有停止思索，一週來始終在糾纏他的問題是：動手？還是暫時不動手？他依舊猶豫著。

李濟深等人已到了。明天的會怎麼開？明天是四月一日，西方人的愚人節。

